



乡情

父亲从外地移栽了一棵柑橘。这棵柑橘,是我们村的新人。村庄长出花生累累,长出玉米挺拔,长出桃子饱满,长出杨梅红硕,但不曾长过柑橘。柑橘来不及犹疑,父亲的大手便已把它植入全新的土地。父亲很有信心,村庄遍地红壤,最



(CFP 图)

乡村戏台

□杨华强

小时候,村里来戏班,阿公常常带我去看戏。土埕的戏台,飞檐直拱,屋檐下墙壁绿黄油漆。戏台后屏风彩绘横抱琵琶飞天,御前清客图像,台顶画有丝竹弦管。戏棚下摆放着石椅,看戏听曲均能风雨无阻。锣鼓声中,戏台上那些脸上涂着红黑白,穿着古早戏服的演员轮番出场,舞弄大刀长枪,翻腾踢腿,觉得好奇有趣。后来看累了,不知不觉倒在阿公怀里打盹,那也许是我对古早戏的初次认识。

每逢喜事,戏棚张灯结彩,欢声笑语。那些乡间收糕人、说大鼓书的、耍猴戏的、卖糖葫芦的也赶来凑热闹,四乡五里的老戏迷早早进场占位置。大人牵小孩,媳妇姑嫂结伴,婶婆叔伯相邀,争相前来观看。场里人头攒动,甚至戏台边都站满看戏的观众。

一出出雅俗共赏、脍炙人口的戏剧,一直鲜活在乡村戏台,常演不衰。《元宵十五》《因送哥嫂》流传数百年,家喻户晓,百看不厌,唱圆十五月亮。高甲戏《连升三级》夸张滑稽的丑角表演,插科打诨调侃的剧情,令人捧腹大笑。歌仔戏《桃花搭渡》老少对口唱,活泼风趣,惟妙惟肖。闽南方言戏曲,好看又好听。俗话说:“扮戏疯,看戏迷。”老人们在戏台下咿呀比手画脚唱戏文,成为一道独特风景。

若是农闲时,明月皎洁的夜晚,戏台灯光亮堂。台上弦友对阵唱南音,有的闭目屏气吹洞箫,有的跷腿捻指弹琵琶,有的晃头摇臂拉三弦。几位小娘手执红绸檀板曼声清唱,台下坐满听众拍掌唱和。《望明月》《直入花园》《共君断约》……袅袅南音,有如天上仙乐悠扬动听。

那是老戏台一生中的荣耀。出生在故乡的著名音乐家吴文季,他编导的《阿兰》《惠女颂》《渔蚌嬉舞》等乐曲舞蹈,引起轰动。那红火热闹的场面令老一辈的人至今难忘。演出结束,观众三三两两飞身跃上戏台,将一条条彩绸大红花系于演员胸前,披红挂彩,那是当时观众对演员自发的最高褒奖。

流年似水,迎来送往。年代久远的老戏台散发着乡村独特的韵味,像一位老戏旦,伫立在时光河流中,唱不尽春花秋月,道不完悲欢离合。每次经过老戏台,我都会在它面前驻足,让风里扑面而入的那些歌那些戏飘进眼里,让思念与神往之情随缕缕声,久久萦绕而立的自己。

老戏台年年岁岁吟唱着无尽歌谣,岁岁年年演绎不尽曲艺,它是乡村一座艺术殿堂。瓦陈青砖间回旋过多少戏出曲声,踏歌留痕台上曾有多少绣花鞋轻移莲步,有多少青袍随风舒展,都在经世流年酝酿出悠悠韵味,留下一台唱不尽的乡愁。

回首



听说母亲刚结婚时,总是笨手笨脚,做裁缝的奶奶想让她继承手艺,她学了两个月还不会裁衣,奶奶三天两头地骂她笨,结果她把剪刀一丢,发誓这辈子不做裁缝,宁愿做农活。我刚上小学那会儿,成绩总在班级二十名左右徘徊,一向自尊心强的



(CFP供图)

母亲很是担心,她对我说,以后我陪你写作业吧。一听到母亲要陪我写作业,我有些蒙了。母亲识字不多,我课本上的字她都认不完,怎么办呢?母亲却笑着回答:“你写作业,我在旁边织毛衣。织毛衣我可不会,我做梦都想织一手好毛衣,我们比比看谁进步大吧。”我一听,来了兴致,母亲笨手笨脚,常挨奶奶训斥,怎么会织出精美的毛衣呢?我常听隔壁的婶婶讲,织毛衣是个细致精巧的活儿,稍不留意就会织错,她这一辈子都织不会。婶婶是个家务能手,她蒸的馒头又白又大,她做的咸菜又脆又香,连她这么能干的人都不会织毛衣,我母亲怎么可能学会呢?

因为有了这个约定,常常见我们家煤油灯下,我做作业,母亲织毛衣。当然,她开始总是将毛衣针掉在地上。我故

后皇嘉树

□余锦斌

适合柑橘生长。

这里果然是柑橘的福地。红壤横溢输送养分,柑橘快马加鞭生长,越过窗棂,追上屋檐,穿过屋顶,“唰唰”“唰唰”招展着四面风。它鹤立鸡群,树冠丰腴,牵引目光跟着攀升。父亲看着柑橘,就像打量青春期里迅疾长个的孩子一样,满眼光彩。

柑橘全身披青挂翠,昂扬四顾,睥睨芳菲,垂下的叶子触碰着窗玻璃,为书桌前的我演奏一曲清歌。叶子尤其别致,绿莹莹,硬挺挺,泛着革质光泽,如一双双小翅膀,闪亮翻飞。

第二年秋天,父亲指着高枝欣然宣布:“柑橘结果了!”茂叶掩抑

间,绿鼓鼓的小果,星星点点,闪闪烁烁。我仰起脖子,一日看三回,翻来覆去地数,仿佛看见它们变成红彤彤的硕果。秋风长驱而过,扑上柑橘的高枝,扯来又弹去,我们的心也被吹得整日忽上忽下。可怜它太高了,树大招风,小果怎敌风魔?噼啪啪啪,噼啪啪啪,小果们覆地难收。心疼它枝丫枯瘦伶仃,某一天,观音赐福,幸得羊脂玉净瓶和杨柳枝,神力加持,果子们一重跃枝头:醒来才觉是南柯一梦,当窗依旧望树兴叹。

父亲想起来,在这棵柑橘的祖籍地,它的小伙伴们长得不高,既可躲閃烈风,摘果子也不过举手之劳。秋风磨折过后,柑橘痛定思痛,知止知定,不再向上。喜出望外的是它庇佑小果功力倍增,固守枝头的已明显加多,渐成气候。我们又炽盼起深秋的佳果了。中秋节,父亲站在楼顶,用扁担钩下一盘橘子,圆溜溜,青黄斑驳,个大的可以塞满一个手掌心了。一股又酸又甜的味道冲进鼻腔,翻涌津液,喉咙不禁咕嘟作响。轻轻揭开橘皮,鲜汁嫩液迸溅而散,酸甜味更浓郁了。取一瓣塞进嘴巴,立马又“呸”出来,口水四射,怎么有比醋还酸的果子?弟弟脸皱缩成一团,大嚷:“酸死了!”母亲抱怨,牙齿都浮起来了。父亲不动声色接连吞了几瓣,无奈承认,背脊骨嗖嗖发凉。“橘生淮南则为橘,生于淮北则为枳”,我用新学的成语恨骂它直把沃土当淮北,竟然长废了,辜负了家人春来秋往的担心和期待。

柑橘收敛桀骜的酸涩,捧出沉实甘果,这是几年后的事情了。果子挂在树上,绯红油亮,仿佛小灯笼。瓣瓣果肉金船似的,柔腻饱汁,送入嘴里,甜口香醇。中秋家宴,小孩用橘子皮做成几盏明艳跳荡的小橘灯。月光顺着高高的橘树洒下来,恬静的淡金色笼罩了庭院。我们一边回味着橘子的甜美,一边细数橘子的返甘之旅。父亲慨然有叹,背诵着:“后皇嘉树,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,生南国兮。深固难徙,更壹志兮……”我们误解了这棵有智慧的果树。命运把它置于异域,在看不见的地下,柑橘的根脉驰行不息,试探,反思,笃定。最终,捧出圆鼓鼓的甘果,静告我们它谙熟了异乡红壤,默证它本是一株嘉树。

多年以后,我读到科学的解释:橘是橘,枳是枳,它们原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果树。这棵柑橘,来自异乡,在我的词典里写下新义项:一棵不懈向着自己生长的树,一棵用果实证明自己的树!

猪油渣 香酥脆

□黎洁

前几天收到母亲寄来的快递,一个厚厚的纸盒,有着被油脂浸透的痕迹,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我知道,里面一定是最爱的猪油渣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,大家的日子过得紧巴,肚子上的油水少。于是,猪油渣就是稀罕之物了。儿时,从母亲在镇上集市买肥肉回家开始,从肉膘到油渣,哥俩就这样眼巴巴地盼呀盼呀。

把肉膘洗干净,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肥肉丁,放在一个锅里,开火慢慢熬,母亲开始做猪油渣。随着锅里温度升高,锅里的油膘开始冒水汽,接着猪油慢慢变多,肥肉丁也缩成很小的一块,颜色也从白白的变成微黄色,香味扑鼻、金黄诱人的猪油渣就做好了。刚出锅的猪油渣,带着热油“滋滋”的声音,我顾不得烫,抓起一个撒少许盐巴,塞入嘴里,酥脆焦香的猪油渣,在我的牙齿间蹦跳着,满口留香。

在缺少油水的年代里,猪油渣是菜豆瓜茄的最佳拍档。母亲将猪油渣切碎,变着花样同其他食材搭配。如在烧萝卜、炖豆腐或做青菜汤时,放上一小撮猪油渣,金黄的油渣点缀在白的绿的菜色中,让素菜也洋溢着肉香,煮后的猪油渣绵软嫩滑,却不失嚼劲,有滋有味。

有一回,母亲用猪油炒菜时,从油缸里连带铲出几块油渣跟菜一起炒。菜端上桌后,母亲将油渣挑出放到我碗里,我一口吃掉后,又眼巴巴蹲守在母亲面前,看她碗里还有没有猪油渣。母亲把碗里翻掏了好几遍说:“真没有了。”母亲说:“你好好读书,长大了天天吃猪油渣。”



(CFP 图)

食事



一个风格粗犷的吃货,他在晚年曾作《自述》,并谈及其饮食爱好:“嗜啖多加蒜辣之猪大肠,猪脚,及带板筋之牛肉,洋葱、苦瓜、蕹菜、浏阳豆豉加猪油渣炒青辣子,豆腐干、霉豆豉、水豆豉无一不爱。”豆豉辣椒炒油渣,用来下饭,想必可以多吃一两碗的。

如今我闲暇之余,常常念叨故乡的猪油渣。每次回老家,就念叨母亲炸的猪油渣。有几次母亲还真的买来了肉膘,做猪油渣给我解馋。可是,她又担心我的身体,提醒我要少吃油腻,以至我心中的美味佳肴,很少能再吃到。慢慢地,这念念不忘的味蕾成了一个念想。

天伦



母亲的陪读时光

□刘希

意装作没看见,母亲捡起,又继续织,她买的是一团红毛线,说是要织一条红色的围巾。我常常见她织了没几行又拆掉,拆了织,织了拆,反反复复,好在她并不嫌烦,要跟这毛线死扛到底似的,也从没见过她皱眉头,脸上带着微笑,手上小心翼翼,像对待一件稀世宝贝。

偶尔,她会把头凑过来看,她不是看答案是否正确,而是看我的字是否潦草。若是哪天写得龙飞凤舞似的,她定会苦口婆心地劝导,说她当年是如何如何读书,却因为要带小舅舅而没有机会。围巾织到一半,她让我试试。红艳艳的围巾暖暖的,很舒服。我不禁对母亲有点刮目相看了。

经过大半个月的努力,母亲终于把围巾织好了,她看起来比我还高兴。母亲织好了围巾,信心倍增,又买来毛线,说要给我织一件毛衣。我当然乐不可支,只是织毛衣不比织围巾,工序繁杂。母亲又开始了织了拆,拆了织,乐此不疲。这一次,她总是拧着毛衣匆匆地跑出去,我

知道,她是找隔壁心灵手巧的婶婶求教去了。

毛衣织到只差两只袖子的时候,气温开始下降了。母亲让我试衣,我迫不及待她穿上,身上顿时暖和了起来。我舍不得脱,母亲便让我一直穿着。直到第二年夏天,母亲才给毛衣接了两条袖子。尝到了手工活的乐趣,母亲便一发而不可收,织手套、织毛袜、织头花,她织的东西越来越漂亮,人也自信了不少。

而我,因为母亲的陪伴,成绩也直线上升,排名从班级的二十名上升到班级前五,母亲为此骄傲不已,说这是她陪读的功劳。我深知,正是因为看到了母亲的进步,看到了她遇到困难不放弃的态度,我才感受到人的潜力是无穷的,也才渐渐变成一个上进的孩子。

那些母亲陪读的时光,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记忆。



一滴水,只要坚持不懈往下滴,终有一天会穿透顽石。一阵风,只要长年累月往前吹,终有一天会搬走沙山。一粒种子,只要生生不息往上长,终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。



鸟声

□庄雨嫣

“夏宜急雨,有瀑布声;冬宜密雪,有碎玉声”,诗意的人听松声虫鸣,张爱玲是要听着火车的响声才睡得着的,现在我们无甚可听,与其被嘈杂的流行乐塞住耳朵,不如去听听世间的鸟声吧。

老师们总是半玩笑半抱怨地说清晨总是被鸟叫声吵醒。宿舍楼高度恰与树木齐平,大家无须推窗就已和鸟儿做了邻居。一到清早,鸟儿叽叽喳喳地撞破了帘内的晨梦。清早的小鸟们像开学的小学生,只觉得四下里都是小嘴,啾啾啾啾如暴雨般密集。整个校园开始苏醒,哈欠声、洗漱声,以至于起床哨,学生的喧闹和宿管敲打着栏杆大声催促的声音,都糅杂在这鸟声之中,平凡的一天就这样熙熙攘攘地来了。

先前家里旁边的一条街上也总有这样的喧嚷,从早到晚,一年到头。街左右种的树高大茂密,两旁枝叶甚至能长到一起,成为“连理枝”,鸟类的巢巢也就格外的多。于是每每经过,不像十面埋伏,倒像十面埋伏发起了进攻,忽而如潮水般向你涌下,又如张爱玲笔下的钢琴房,用脚踏动踏板时,风把雨吹成了烟,那鸟鸣原是声声如雨点,现在叠成一片,浩盛如交响乐,经过的人不禁为之慢服。现在已被砍去种了小树,那些鸟类又要去哪里?行人路过,听不见鸟声。

从小在这座城里,习惯了鸟鸣。有些知道名字,有些不知道。“布谷布谷”,是布谷鸟。“咕咕咕——咕咕咕——”的声音,我一直不知道是谁,但从小就觉得,像极了“山深闻鹧鸪”的鹧鸪啼,尤其是傍晚从远方传来的时候,简直要引发一点点渺茫的情思。到现在知道了是珠颈斑鸠,还是觉得像。有一种鸟相当讨厌,夏天炎炎的中午,那鸟声响起来不断,连绵不绝,爬音阶一般一步步升高,有如美声歌手在练声,升得极高的调了还不断,就像《老残游记》里“一线钢丝抛入天际,令人暗暗叫绝”,是最软性的刺激。

如果鸟类们真要组织一次合奏,我想先由戴胜起前奏,再由云雀、画眉、黄鹂来一段精彩绝伦的华彩,由鹰鸮的尖嗓子转入变奏,然后是大山雀的泛音,杜鹃的幕间,鸲鹳的回旋。

据说讲究的人是要凌晨即起上山听鸟的,我觉得窗边的鸟声也一样可爱。想起多年前老家那惊人的一幕,在河边漫步,风起,一群白鹭呼啦啦飞来,降落在树头。我已经多少年没看过树上的白鹭,一树洁白的羽毛衬着绿。我没有听过白鹭的鸣叫,但无声胜似有声。汪曾祺说,故乡的鸟呵。



“冬”字飞花令

- 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。
——杜甫《小至》
- 岭外音书断,经冬复历春。
——宋之问《渡汉江》
- 不知近水花先发,疑是经冬雪未销。
——张谓《早梅》
- 邯郸驿里逢冬至,抱膝灯前影伴身。
——白居易《邯郸冬至夜思家》
- 梅花不肯傍春光,自向深冬著艳阳。
——韩偓《梅花》
- 秋月扬明晖,冬岭秀寒松。
——陶渊明《四时》
- 冬去冰须泮,春来草自生。
——冯道《天道》
- 天街晓色瑞烟浓,名纸相传尽贺冬。
——马臻《至节即事》
- 十月江南天气好,可怜冬景似春华。
——白居易《早冬》
- 三冬今足用,谁笑腹空虚。
——汪洙《勤学》